

THE CROWD

乌合之众

大众心理研究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

古斯塔夫·勒庞◎著 张妤洁◎译

德国人受纳粹蛊惑，
日本人被军国主义煽动，
中国爆发文革狂热，
在这些大规模的群体运动的起因令世人困惑之时，
有一个人早已知道答案，
他就是勒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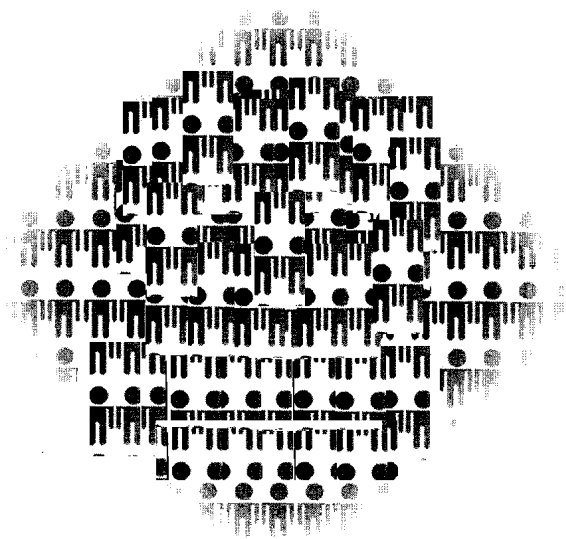
群体心理学的经典读本

THE CROWD

乌合之众

大众心理研究

[法] 古斯塔夫·勒庞 著
张好洁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凤凰联动 FONGHONG 凤凰决定 DECISION
江苏人民出版社

揭穿群氓崇拜与大众民主的神话（代序）

□ 蔡禹僧

康德说，人是目的。关于这个判断的连带判断是，人不能被作为手段或工具。欧洲18世纪以来的启蒙运动可以被称为人的觉醒的运动，按康德的说法，启蒙运动是人从幼稚状态进入成熟状态的过程。经过启蒙运动，日益成熟的人既然认识到人是目的，鉴于人民由具体的人组成，人作为目的似乎就很自然地转变为“人民”是最高目的。这个最高目的又不知不觉被进一步暗转——人民的意志具有至高无上的神圣性，如此，从人是目的出发，似乎必然得出对人民的崇拜，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党领袖罗伯斯庇尔的意见是——我们必须从崇拜上帝转变到崇拜人民；或者说，人民就是雅各宾党人的上帝。

可是历史本身所表现出的悖论又如此显豁，正是崇拜人民的雅各宾党人疯狂地屠杀人民。是否雅各宾党人都是言行不一的伪君子呢？绝对不是，从他们遗存的言行记录来分析，他们的信仰——崇拜人民——是十分坚定虔诚的。何以解释他们的恐怖主义的大屠杀呢？——这是现代人对法国大革命的疑问；而在大革命发生时，雅各宾党人的意识形态认为那些被屠杀者不属于人民，而是人民的敌人。他们认为，为了维护人民主权和人民利益，他们必须屠杀这些敌人。

现代人主要是从法律角度来分析一个人是否应被惩罚，而雅各宾党人则是从意识形态出发来判定被惩罚、杀戮的对象。那么现代人的问题也就是：雅各宾党人为什么会对我们看起来十分无辜的人下手，像雅各宾党领袖罗伯斯庇尔，他作为个人来说其实是个很善良的人，其他革命党人也不是野蛮分子，可他们聚集在一起为什么犯下如此大的罪恶？分析雅各宾党人的意识形态，“人民”（以及“人民主权”“人民意志”“人民利益”）这些词只是他们头脑里的理想性概念，甚至比“上帝”更抽象，因其并不与现实中的个人有什么对应关系，当他们以伟大的使

命感和神圣感认为自己代表人民的时候，他们就有了独裁的资格，他们自信自己为人民主权的代表，也就自信具有指认谁是“人民的敌人”的火眼金睛。

法国大革命中许多激进的革命党人集体的“思维逻辑”长久地成为法国知识分子要破解的谜，自由、民主这些概念为什么导致了和它们的意义完全相反的结果？个人一旦聚集成某种意识形态主导下的集体，就会完全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在崇拜人民的神圣感的感召下胆大包天、无恶不作，其社会心理原因究竟是什么？

勒庞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思考个人与群体的关系，他通过分析革命中的种种行为，发现即使一个个有自己独立见解的人，一旦他们加入受“人民崇拜”意识形态蛊惑的群体，就变成了乌合之众中的一员，他们就如同发生化学反应一样变成了一群疯狂和无恶不作的家伙。而且他们在一种“历史使命感”的感召下，并没有任何关于犯罪的意识。

勒庞的《乌合之众》自1895年出版以来被翻译为多种文本，一版再版，成为享誉世界的名著。勒庞的著作之所以风靡世界且长盛不衰，在于勒庞尽管是以法国大革命作为他写作的背景，而实际上他所写的是他所处的时代，即19世纪。

一、心理群体

聚集在一起的一群人并不会因为聚集就变成群氓或乌合之众，比如传统节日的聚会、交易商品的集市，协作劳动的集体；也不是所有的集会都使人丧失个性而成为乌合之众，比如一次物理学家参与的科学会议，他们是以独立的个人参加的群体，讲演者在陈述自己的观点时，不是表演自己或蛊惑他人相信任何意义上的绝对真理，而是要使听众思考他提出的问题；课堂也是一样，老师以讲解引发学生思考；法庭与会议和课堂虽不同，但法律的尊严、律师以逻辑而进行的推理、法官对法庭秩序的维持保证了法庭基本处于理性状态，尽管法庭并不能保证绝对公正。法庭的群体在更多时候恐怕不是乌合之众的群体，尽管勒庞说，陪审团成员的意识也可能被律师的暗示所左右。

那么，是什么使人群变成了乌合之众呢？勒庞用“心理群体”指称那些被“群体心理”支配的乌合之众，而究竟是什么使他们形成了一种心理群体？这就需要具体分析这些群体的形成。一般说来，像法国大革命中涌现的群众团体是受

了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但如果你询问那些参加运动、为了革命不惜牺牲生命的民众，他们究竟对启蒙思想知道什么，他们可能什么也不知道。实际上，启蒙运动的思想分析起来尽管复杂，但在大众心中只是很简单的口号式观念，这种观念的暗示性表现为诅咒——国王和贵族该死，杀了他们之后我们大家做国家的主人；同样种族主义也有复杂的形式，许多学者从“民族性”讨论人种的区别也并不非法，但20世纪的欧洲种族主义发展成为纳粹主义，这点在德国民众中的观念则是——犹太人人性低劣，抢了我们的饭碗，必须杀了他们。观念在群体中一般都会被简化，因为大众总是喜欢简单明了的观念。

心理群体接受暗示是有一个累积的历史过程的，比如欧洲的反犹主义，并不是到了希特勒时代才有，而是在那时反犹主义达到了高峰。而之前，比如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一磅肉》里，那个逼迫他人履约、非要割下债务人一磅肉的可恶家伙就被标记上“犹太人”的符号。这种反犹主义经过日积月累，在群体中就形成了固定的和偏执的观念，当其发展到极端，一个小事件就能把这些累积的心理能量释放出来。在释放过程中怀着同样心理的人群，不管他们先前是有教养还是无教养，他们的职业是数学家还是鞋匠，他们大脑中的空间都被这个共同的心理占据，他们放弃了循规蹈矩的生活而变成了一个个胆大妄为的人。

群体心理累积起初当然来自个人经验，但当累积到一定程度时，某种观念就与个人经验无关了，比如，关于犹太人贪婪、吝啬的观念，一旦其先入为主地被植根到一定大小的群体意识中，这种观念就会像病毒一样传染到更大的群体，而且在传染中迅速生出更邪恶的变体，讨厌、厌恶心理会转瞬间变成愤怒和仇恨，由仇恨转化为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心理，而且这种心理随时可能变为狂暴的复仇行动。

作为“真理”的意识形态，就如掌控群体心灵的魔法一样，使个人如同波浪里的水滴，失去了自我控制力，只能随着群体的波涛肆意汹涌。人群叫嚣扰攘，一团团、一簇簇，无意识的冲动淹没理性，人群如狂乱奔腾的洪水，所到之处如蝗蔽日。“真理”以口号的形式被他们声嘶力竭地呼喊，口号也把他们连成一体，口号里的“真理”除了“真理”的发声外，与真理的内涵没有任何关系——这就是勒庞所说的乌合之众。

二、群体的特征

勒庞的《乌合之众》广泛传播的原因之一恐怕在于勒庞冒犯了许多人的世界观，由于人们总是生活在人群中，所以个人对于“人多势众”有一种天生的心理恐惧。由于恐惧，人们总是不由自主地对集体主义心怀崇敬。在许多情况下，人们情愿放弃自己的观念去迎合众人，认为“众人”不仅代表了力量，而且代表了真理。但是勒庞却以精辟的分析、毫无遮拦的辞藻，赤裸裸地揭露出在群体中，个人的才智被削弱了，从而他们的个性也被淹没了，群体中累加在一起的只有愚蠢，而不是真理。尽管这样令人不快的论断有失偏颇，但的确发人深省。

勒庞说：“孤立的个人并不能烧毁宫殿或者洗劫商店，即使存在这样的诱惑，他也很容易自觉地抵制。但是当这个人成为群体中的一员时，他就会从群体众多的人数中获得一种力量，这种力量足以让他产生杀人抢劫的念头，他也会马上屈服于这种诱惑。障碍会被意想不到的狂暴摧毁。大量狂热的激情会从人体内源源不断地产生，而当群体的愿望受到阻挠，激情无法疏通，他们就很容易形成一种激愤状态。”（《乌合之众》第23页）

在理智状态下，人们情感受理性的支配，比如人们知道舞台上那个扮演坏蛋的演员，如果他把坏蛋的可恶表演出来，人们尽管憎恶这个坏蛋，但知道舞台形象和演员之间不是同一关系，人们对坏蛋的憎恶不能移情到演员身上，反倒是应该感谢演员的表演。但这种理智状态却容易在群体中丧失，群体心理的移情作用会把某些憎恶集中在毫不相干的人身上。当二战中德国犹太人遭受屠杀的时候，卢旺达大屠杀发生的时候，那些被冲昏头脑的人不都是在某种激烈感情的驱使下，用自己想象的罪恶把一个个无辜的人判了死刑吗？

“群体慢慢杀死没有反抗能力的牺牲者，正是一种十分懦弱的残忍表现。这样的残忍，与几十个猎人聚集成群用猎犬追捕和杀死一只不幸的鹿时表现出的残忍，并没有实质区别。”（《乌合之众》第39页）人类有着伟大的同情心，但他们还有虐待狂的心理，尤其是作为群体存在的时候，这很可能是人类漫长的狩猎时代的心理遗存。集体无意识所反映的是人类历史中的集体潜意识，当个人单独存在的时候，力量的孤单和弱小使他的恶性处在隐伏状态，但一旦获得集体作为其后盾，他就仿佛被灌注了神通，“在群体中间，傻瓜、低能儿和嫉妒之心严重的人，他们不再觉得自己卑微无能，反而会感到一种残忍、短暂但又巨大的力

量”。（《乌合之众》第35页）这解释了群体为何能干出最恶劣的极端无耻的勾当。

说群体道德低下，实际上是勒庞这样的理性哲学家以自己的一般道德原则对照群体的行为结果而言的，而如果分析群体的道德心理驱使他们所做出的行为，他们的道德败坏的行动恰恰是在他们自认为某种高尚道德的支配下完成的。也就是说，在他们违反人类一般道德的行为中包含着自我感觉十分高尚的道德心理。我们知道，在某些落后的地区，如果巫师指认某人被魔鬼附体，如果魔鬼不能被巫师以法术驱赶出去，那么一个可能的结果就是众人会把那个魔鬼附体的人打死，淳朴的民众不以此为残忍，而是以此为高尚，因为他们自觉自己杀死了魔鬼——为民除了害。

文明的花样翻新并不能剔除隐藏在人类内心的古老的潜意识，只是理智状态的个体抑制住了它们，而群体则能将这种个体压抑心理暂时解除，从而能使潜意识在某些时刻淋漓尽致地通过行为表现出来。由于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新词汇，仿佛文明时代的人指责愚昧就表明他们已经完全与愚昧划清了界限。我们并不否认人类文明的进步，但显然这种进步没有新鲜名词所夸张的那么大。勒庞认为，一个数学家只有在他的专业领域才能表现出惊人的才华，而如果他作为群体的一员，他对自己行为善恶的判断力将和一个三轮车夫没有太大的差别，这解释了群体为什么不能集合智能而只能集合冲动和暴虐的非理性，因为群体的专业不可能是数学、物理学这种理性的工作。勒庞说：“群体的一些特点，比如冲动、急躁、缺乏理性、没有判断力和批判精神、夸大感情等，在妇女、野蛮人和儿童身上就可以经常看到。”（《乌合之众》第21页）姑且不论勒庞把妇女儿童与野蛮人并列是否恰当，但勒庞的意思是说，在群体心理中，无意识的品质占了上风，而进化给予人类的智力被暂时抛弃了，群体仿佛回到了幼稚和不成熟的原始狩猎时代。勒庞说：“群体就像一个正在熟睡的人，他的理性思维已暂停运作，因此他的头脑中能产生出极鲜明的形象。但是，只要他开始思考，这些鲜明形象就会立刻消失。”（《乌合之众》第47页）睡眠的人在梦幻中自觉并没有丧失理性，所以他那在现实中不能实现的想法都变成了梦里的鲜明形象。群体的想象力由于也同样失去了理性的制约，就很容易把非理性的幻想当成可以实现的“理想”。历史的喜剧总是被作为正剧来演出的，正因为太严肃所以让后辈觉得很滑稽。群体为什么会以严肃的态度在历史中表演滑稽剧呢？

一栋大楼固然要许多人来建造，但大楼的“灵魂”即设计者却无论如何不能是“集体”，集体只能从事简单的、机械的劳动，而创造性的劳动永远需要靠个人来完成。“若你把群体中每个人的想法都综合起来，那么你得到的就只有愚蠢，而不是智慧。举个例子，如果群体是‘整个世界’，那么就不是整个世界比伏尔泰聪明，而是伏尔泰比整个世界聪明了。”（《乌合之众》第17页）群体一旦接受暗示把某种东西作为真理，其专横不仅表现在群体自身行为的野蛮专断和智力低下上，而且也将压抑一切个体的智能和天才。可以想象，如果让一个群氓崇拜的人对天才音乐家莫扎特发出指令，命令他创作使群体喜闻乐见的音乐，那莫扎特的天才就会像信天翁的翅膀，因被水手们玩弄而变成了阻碍自己飞行的累赘，反不如一只小巧的麻雀显得聪明——这是波德莱尔《信天翁》一诗表达的意象。

前言

下面的研究是对群体的特征作一个说明。

每个种族的每个人因为遗传而获得某些共同特征，这些共同特征叠加在一起，便构成了这个种族的气质。但值得注意的是，当该种族中的一部分人出于行动的目的而集聚成群时，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身上除了具有原有的种族特征之外，还表现出一些新的心理特征，这些心理特征有些时候和种族特征十分不同。

有组织的群体在各民族的生活中历来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要。目前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之一便是，群体的无意识行为被个人的有意识行为取而代之。

我用纯科学的方法去研究群体所引起的社会困境。也就是说，我只从方法上考虑，不受各种各样的意见、理论和教条的干扰。我始终相信，这是发现真理的唯一办法。当面对一个有争议性的话题时，情况就更是如此。

那些致力于澄清一种现象的科学家们，他们从未想过自己的研究结果会损害什么人的利益。法国杰出的思想家阿尔维耶拉先生曾在自己的著作中写到：我不属于任何当代学派，但是我时常发现自己的研究结果和所有这些派别的各种结论背道而驰。我希望我的这本《乌合之众》也能符合此番言论，因为把自己归属于某个学派，就必然会对该学派所持的偏见和先入为主的意见深信不疑。

很显然，读者们并不属于某个学派，但是当我公布经过研究才得出的一些结论时，你们乍一看上去却很难接受。举个例子，我在指出包括杰出人士的团体在内的群体的精神极端低劣之后，还是断定，尽管存在着这种低劣性，还是不要干涉他们的好，因为这种干涉会给自己带来危险。在这里我还是有必要向你们解释一下。

第一个原因就是，社会组织像人一样复杂，我们还没有力量强迫它们在突然之间发生深刻的变革。或许有时大自然会采取一些激烈的手段促成这一变革的发

生，但是它却从来不是以我们的方式，这无疑说明社会的变革对一个民族有多么致命的危险，无论这些变革从理论上来说是多么的完美无缺。然而只有当它使一个民族的气质马上发生变化时，我们才能说它有用，但是只有时间才能具备这种变革的力量。每个人的行为都受制于各种思想、感情和习惯，这是我们的本性使然。各种制度和法律都是人类性格的外在表现，也就是说它们反映着人类的需要。是人类创造出了各种制度和法律，作为人类的产物，它们能改变创造者的性格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对社会现象的研究，不能脱离使这些现象得以产生的民族。从哲学上看，这些现象可能有绝对的价值，事实上它们有的只是相对价值。

所以，在对一种社会现象进行研究时，我们需要从两个不同的方面去思考。这样你就会看到，理论的知识常常同实践后得出的知识相反。这种理论和实践的划分几乎适用于任何材料，甚至包括自然科学的材料。

例如，从数学科学的角度看，一个立方体或者一个圆，都是由一定的公式作了严格定义的几何形状，它们的形状是不变的。

但是从印象的角度看，这些几何图形在我们的眼睛里却会表现出非常不同的形状。

从透视的角度看，立方体可以变成锥形或者方形，圆则可以变成椭圆或直线。

思考这些虚幻的形状，远比思考它们的真正形状要重要得多，如果仅仅按照事物准确的几何形状来呈现它们，有可能会歪曲自然，让它变得不可辨认。有的时候，不真实的东西往往比真实的东西包含着更多的真理。因为它们是我们唯一能用肉眼看到并且用照相机或绘画加以重现的形状。

假如这个世界上的人们只能复制或翻拍物体，却无法真正接触它们，那么人们很难形成对物体形态的正确看法。更进一步说，如果只有少数有学问的人才能掌握有关这种形态的知识，那么此种形态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

研究社会现象的哲学家应当谨记，这些现象除了有理论价值外，还有实践价值。只有实践的价值与文明的进化有关，只有它才是重要的。一个人在认识到实践的重要性之后，在思考理论通过严密的逻辑迫使他接受的结论时，他就会变得非常谨慎。

第二个原因，社会事实极其复杂，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全部掌握或者说预见到这些事实在经过相互影响之后所带来的后果。除此之外，在那些能够实实在在看见的事实背后，有时似乎还隐藏着众多我们看不见的原因。

能够通过肉眼看到的社会现象可能是某种巨大的无意识机制引发的，但是这一机制通常超出了我们的知识范围。我们可以把那些能够感觉到的现象比做波浪，这股波浪也许只是大海深处我们一无所知的湍流的表象。

群体的大多数行为在精神上表现出一种独特的低劣性，而它的另一些行为又仿佛受制于某种神秘力量。在古代，人们把这种神秘力量称为命运、自然或天意，而今天，它则被称为幽灵的声音。

我们虽然不了解这种神秘力量的本质，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它的威力。在一个民族的内心深处，有时似乎有一种持久的力量在控制着他们。

例如，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语言更复杂、更有逻辑、更神奇的呢？这个组织程度异常严密的产物，如果不是来自群体无意识的智慧，还能来自什么地方？

最有知识的学者，最具威望的语法学家，他们也只能指出支配着语言的那些规律，但是他们绝对不可能创造出这种规律。甚至是伟人的思想，我们敢说那完全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吗？无可争辩，这些思想的确是由独立的头脑创造出来的，然而，如果没有群体的智慧为其提供基础，它们会最终产生吗？

毫无疑问，群体总是无意识的，但也许就在这种无意识中间，我们能够找到它的力量之所以那么强大的秘密。

在自然界，那些完全受本能控制的生物时常做出一些令我们叹为观止的动作，我们常常惊异于其神奇的复杂性。但理性不过是最近一段时期才出现的，而且它还没有完美到有能为我们揭示无意识的规律的地步，它要想在群体中占有一席之地，依然需要时间。在我们的一切行为中，理性很少起作用，真正起作用的是无意识。直到今天，无意识仍然作为一种人类未知的力量继续起着作用。

若是我们想通过科学的手段来获取知识，不想对一种新事物进行模糊的猜测和无用的假设，那么我们必须留心观察那些我们能够接触到的现象，然后再对它们进行思考。但是从这些思考中得出的每个结论无疑都是不成熟的，因为在事物的表象背后，隐藏着另一些我们只能隐约看见的现象，而在它们的背后，则是一些我们一无所知的现象。



目录

CONTENTS

揭穿群氓崇拜与大众民主的神话（代序）

前言

导言：群体的时代（1）

第一卷 群体心理

1. 群体的一般特征

群体是什么（10）

如何才能被称为群体（12）

群体的心理是多变的（12）

个人和群体有什么不同（14）

群体的成员和孤立的个人为什么不同 ...（16）

群体的新特点是如何形成的（17）

个人在群体中的变化（20）

2. 群体的感情和道德观

群体的冲动（21）

群体的多变（22）

群体的急躁（23）

群体易受暗示（25）

群体易轻信（25）

群体的集体幻觉（26）

群体容易被催眠（27）

溺水事件（28）

童言是否真的无忌（29）

| | |
|----------------------|--------|
| 战争中的群体幻觉 | (29) |
| 历史是虚假的 | (31) |
| 群体情绪的夸张与单纯 | (33) |
| 剧院经理不可能把自己变成观众 | (35) |
| 群体的专横和偏执 | (36) |
| 群体偏爱强权 | (38) |
| 群体的保守 | (38) |
| 群体道德的两面性 | (39) |
| 群体对个人的道德净化 | (40) |

3. 群体的观念、理性与想象力

| | |
|---------------------|--------|
| 群体能够接受哪些观念 | (43) |
| 群体排斥新观念 | (44) |
| 群体的理性 | (46) |
| 群体的想象力 | (47) |
| 群体缺乏判断 | (48) |
| 统治者必须重视群体的想象力 | (48) |
| 如何影响群众的想象力 | (50) |

4. 群体信仰所采取的宗教形式

| | |
|-------------------|--------|
| 偶像崇拜 | (52) |
| 偶像崇拜的复活 | (53) |
| 上帝从未消失 | (55) |
| 是什么在维持着罗马帝国 | (55) |
| 是谁在制造流血事件 | (56) |

第二卷 群体的意见与信念

1. 群体的意见与信念中的间接因素

| | |
|--------------------|------|
| 决定着群体信念的两类因素 | (60) |
| 种族 | (61) |
| 传统 | (62) |
| 时间 | (63) |
| 政治和社会制度(上) | (64) |
| 政治和社会制度(下) | (66) |
| 教育 | (67) |
| 应试教育的危害 | (70) |
| 英美教育的与众不同之处 | (72) |
| 法国教育的失败之处 | (73) |

2. 群体意见的直接因素

| | |
|-----------------------|------|
| 为什么要研究影响群体心理的因素 | (75) |
| 形象、词语和套话(上) | (76) |
| 形象、词语和套话(中) | (77) |
| 形象、词语和套话(下) | (78) |
| 幻觉 | (80) |
| 经验 | (82) |
| 理性 | (83) |

3. 群体领袖及其说服的手法

| | |
|----------------------|------|
| 群体的领袖 | (86) |
| 领袖的信仰 | (87) |
| 领袖的权威 | (89) |
| 两类领袖 | (90) |
| 强大而持久的意志能够成就什么 | (92) |

| | |
|--------------------|---------|
| 领袖的动员手段 | (92) |
| 传染来源于模仿 | (94) |
| 传染无处不在 | (95) |
| 神奇的名望 | (97) |
| 拿破仑身上的神奇力量 | (100) |
| 一个把大陆一分为二的人 | (103) |
| 成功是通向名望的主要台阶 | (105) |

4. 群体的信念与意见的变化范围

| | |
|------------------|---------|
| 群体意见和信念的分类 | (106) |
| 牢固的信念 | (107) |
| 牢固信念有催眠作用 | (109) |
| 牢固信念的控制力 | (110) |
| 群体意见的多变 | (112) |
| 群体意见多变的背后 | (112) |
| 群体意见多变的原因 | (113) |
| 堕落的报业 | (115) |
| 自由讨论时代的终结 | (117) |

第三卷 不同群体的分类及其特点

1. 群体的分类

| | |
|----------------|---------|
| 群体的简单分类 | (120) |
| 异质性群体(上) | (121) |
| 异质性群体(下) | (121) |
| 同质性群体 | (122) |

2. 被称为犯罪群体的群体

| | |
|------------------|---------|
| 不是犯罪的犯罪 | (123) |
| 群体犯罪的历史(上) | (123) |

| | |
|-------------------------------|--------------|
| 群体犯罪的历史（下） | （126） |
| 3. 刑事案件的陪审团 | |
| 陪审团的特点 | （129） |
| 陪审团的严厉和优柔寡断 | （130） |
| 辩护的奥秘 | （132） |
| 法庭上，是谁在犯错 | （133） |
| 4. 选民群体 | |
| 如何成功竞选 | （136） |
| 竞选过程中的新词 | （138） |
| 选民像女人一样善变 | （139） |
| 普选制度必须保留 | （142） |
| 何不让有教养的人成为选民 | （143） |
| 5. 议会 | |
| 议会的特点 | （144） |
| 意见的简单化 | （145） |
| 易受暗示 | （145） |
| 领袖是怎样炼成的 | （148） |
| 领袖必须粗俗吗 | （150） |
| 议会中的演说 | （152） |
| 极度亢奋的议会 | （153） |
| 出色的法律是如何制定的 | （156） |
| 议会的危害 | （156） |
| 后续：文明的进化 | （161） |
| 附录：《群体心理学和自我的分析》 | （163） |

导言：群体的时代

罗马帝国为什么会衰亡？阿拉伯帝国又为什么会建立？这些大动荡发生在文明变革之前，从表面上看，帝国的兴衰仿佛是由政治变化、外敌入侵或王朝的倾覆决定的。但是在这一系列的表象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人民的思想所发生的深刻变化。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大动荡，并不是那些以其宏大而暴烈的场景让我们吃惊的历史事件。真正的历史大动荡，是人们思想、观念和信仰的变化，正是这些变化推动了文明的革新。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人类思想正在经历转型过程的关键时期之一。

有两个基本因素正在促成这一转型的发生。

第一个基本因素是宗教、政治和社会信仰的毁灭，这些信仰是我们文明赖以生存的土壤。

第二个基本因素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它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生存和思想条件。

那些昔日的观念虽然落后，但却依然表现出非常强大的力量，而能够取代这些传统观念的新观念仍然处在形成的过程之中，所以，这个时代就成为了群龙无首的过渡时代。

这个混乱的时代最终会演变成什么样子，现在我们还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已经十分清楚，不管未来的社会是根据何种路线加以组合的，它都必须考虑一股新的力量，这便是群体的力量。

这股力量建立在以往视为当然、如今已经衰落或正在衰落的众多观念的废墟之上，建立在成功的革命所摧毁的许多权威资源的废墟之上，它是唯一代之而起的力量，看来不久将注定同其他力量结合在一起。当我们悠久的信仰覆灭之时，当古代的社会柱石倾倒之时，群体的势力就会成为唯一无可匹敌的力